

不怪集

我是为了要看一块为一头骡子立的碑，才上白石山的。在中国的诸多名山中，也只有白石山才有这样一块骡碑。“千金一骨死乃知，生前谁解惜良苦”。最早开发白石山时，一个聪明人赶着一头骡子上山，骡子凭着它的天性自会找到一条安全而近便的上山之道。就这样由一头骡子踩踏出了第一条登山的路。骡子既然为人类踩出了一条路，也就活该它受累，要修筑这条路所需的石材、水泥、木料、铁件等等，都要靠它驮上山去。而且无须人牵着，人在山下给它背上加满载，或千斤，或八百，然后将它领到上山的小路上，骡知人意，便自会负重上山。到山上有人将它背上的东西卸下来，它又自己返回，驮上东西再上山……

老祖宗在创造这个“骡”字的时候，似乎就决定了骡子的性格和命运，或者老祖宗是根据骡子的性格

细雨中的南翔老街

许桂林

南翔老街是我少年上海的记忆。我是因了它的小笼包子才永远地记住了它。它今天之所以蜚声海内外，我认为还是因了它的小笼包子。小笼包子如今到处都可以买到，几乎没有什么特色。而南翔小笼包子的精髓却在于它里面独特的新鲜的汁水。就像制作烧鸡的百年卤水一样，非特别的传授蒸不出正宗的南翔小笼。现在即使在上海市区，正宗的南翔小笼恐怕也只有去城隍庙才可以品尝得到了。

因姐姐搬去了南翔居住，那一天，我在淅淅沥沥的细雨中，竟品味了一次记忆久远的南翔老街。

蒙蒙的细雨飘飘洒洒，把这座因白鹤南翔寺得名并且已经有了1500年历史的老街润成了一幅水墨画。多少年过去了，还是这条老街，依旧繁华，老街上熙攘着南南北北的游客；还是这些小桥，亭桥相依，小桥上流淌着昏昏黑黑的流水；还是那建建于五代的砖双塔，塔身上依稀残留着岁月刻下的斑驳旧痕；还是那鹤槎山上的烽火墩，墩周围簇拥着野火烧不尽的芬芳。走过古猗园和檀园，我不由得想，那些当年从这里走出的江南才子今天去了哪里？他们刻的竹，他们吟的诗，他们作的画随着云翔寺的白鹤今天又飞向了哪里？当我沐浴在沥沥细雨下的古猗园、天恩桥、云翔寺等等历史遗迹中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真的好像穿越了时空，一下子被笼罩在南翔老街那厚重的历史中了。

独自打着伞，听雨声在伞顶滴滴答答，慢慢的也就走完了东西长三公里的南翔老街。细雨濡湿了老街两边商铺的招牌旗帜。远处的古双塔、云翔寺，近处的八字桥、尚贤阁兀立在纷纷的雨丝里，显出些许的凄清和寂寞。与此相对，南翔老街却又今非昔比，处处透出繁华和热闹来。整条老街，屋舍参差林立，商铺鳞次栉比。只觉得满眼是粉墙黛瓦，满街是古色古香。细数过去，十二条大街，四十一条小弄挨挨挤挤地排列着大大小小的商铺。商铺里的各类小饰品小挂件琳琅满目。此外便是一家挨一家的点心店。除了不同招牌的小笼包子外，我还品尝了一种叫“飞饼”的点心。这“飞饼”也同样的历史久远，是纯糯米做的，有咸有甜，入口滑软筋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它“飞饼”。这里还有一种农村所产的历史上很有名的刷线布，又名扣布，这种布光洁厚实，畅销远近。明清时外省市的商人以徽商居多，常携巨款来此收购土布。这使人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当年“银南翔”的魅力。

雨中的南翔老街，一家老店铺正播放着陈瑞的《老地方的雨》，唱的是“我在老地方等你。老地方的雨还在淅淅沥沥。”缠绵的旋律和着那一天的轻风细雨，令人感怀，令人会思念起多少年前和恋人的离别。来来回回在雨中漫步着，只觉得雨水慢慢地也就浸润了整个的身心，浸润了全部的记忆。我知道，从此以后，南翔老街的细雨就会永远地浸润到我的梦里了。



和命运才创造了“骡”这个字，它就是受“累”的马，自然要干比马和驴更累的活儿。如此不断地往返，它只要背上驮了东西就不停地走，蹄如踏铁，憨走哒哒，不知道歇脚，不知道偷懒，直到活活地累死。开山的人感念这头骡子，就在它累死的地方为它修了个坟，立了这块碑。

怀念骡子

蒋子龙

我之所以对这个碑感兴趣，是因为我对骡子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当年我家就有一头大青骡子，小年纪我也能感觉得出父亲和大哥对那头骡子的钟爱，每天下地或要干重活前，大哥总会给骡子加小灶，抓一把黑豆放到它嘴边，看着它香甜地咀嚼，轻抚它的脸，梳理着它光滑的皮毛，驾辕或驮重东西，都是大青骡子的事……当华北战事混乱时，骡子被当兵的强行征走，父亲险些没有疯了。

外滩23幢临江历史建筑中，14号原交通银行拖到1948年10月才造好，是最年轻的一座老大楼。虽然位于万国建筑群的中心，大楼却从未成为视觉的焦点。灰白水泥外墙与左右气派的花岗石立面相比，朴素至极。

外滩14号原先是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四层小楼，为德资背景的德华银行使用。一战德国战败后，德华银行退出中国市场，1917年原在13号海关大楼办公的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接管了14号。与其命运相似的还有23号原德国总会，一战后交给了中国银行。

交通银行1908年由清政府邮传部创立，是中国近代延续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，曾经为多条中国铁路的赎回和建设筹资。1928年为了靠近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，交行将总部从北平迁往上海，14号小楼渐渐不够用了。1937年银行委托匈牙利建筑师鸿达(C. H. Gonda)设计一座新楼。

鸿达是当年上海滩热门的外国建筑师，其名作包括新新百货和国泰电影院。同为在沪打拼的东欧老乡，鸿达的职场生涯与

格外轻快。刚迈进教室，小志一下子来到我的面前，笑容满面，两只眼睛一大一小地弯着。他伸手递给我一个黑乎乎的塑料袋：“老师，给你吃。”我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半个石榴！可能已经掰开很久了，撕开的皮打着卷，都锈黑了；上面一层的石榴子儿，要么缺损，要么干瘪，像被啃过、摔过似的。好好的石榴，弄得脏兮兮的。我伸手一推，笑着对小志说：“谢谢你，老师有好多水果，都吃不完了。你自己留着吃吧。”小志看看我，“哦”了一声走了。

中午，给孩子们分饭，我忙得不亦乐乎，汗津津的，挥舞着汤勺、锅铲，感觉像个将军。菜盆、饭盆见了底，我坐下喘了口气。小志走到我面前，笑着说：

于大半生来，凡听到有人说：“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！”便甚不以为然，你本事大尽可自我炫耀，但不要糟践骡子。马和骡子各有所长，“遛遛”也要看怎么个遛法？倘是负重、履险、长途跋涉，再好的马也没法跟骡子比。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这样解释骡子：“耳长，颈短，腰部坚实有力。”“生命力和抗病力强，饲料利用率高，体质结实，肢体强健，富持久力，易于驾驭，主供使役，役用价值高于马、驴。”所以农村有母马者，多与驴交，就为的是想得骡子。

骡子是那种忍辱负重，忠心耿耿，“堪托生死”的动物。叶剑英曾写过一首赞颂骡子的诗：“一匹复一匹，过桥真费力。感谢牵骡人，驱驮赴前敌。”而娱乐时代、享乐社会，最缺少的就是骡子的品行。人们都希望当“白马”，即便是驴，因名吃“驴肉烧饼”也颇受人们青睐。可谁能担保不会有那么一天，人们又开始需要骡子、怀念骡子呢？

最年轻的“老大楼”

外滩建筑之十：「外滩十四号」

乔争月

国际饭店设计师邬达克(L. E. Hudec)有不少相似之处。当时的上海约有20国公民享受治外法权的保护，即外国人在华犯罪却可免于中国法律的审判。

可是邬达克和鸿达因为来自解体的奥匈帝国而无法享受这个待遇，所以工作起来必须格外小心，避免犯错。一旦和中国客户发生纠纷打起官司，两人在中国法庭肯定是要吃亏的。

每个硬币都有两面。也正因如此，华人精英更青睐这样“中立的”建筑师，两人由此打开了华人市场并取得成功。郭氏三大经典作品(国际饭店、大光明电影院和吴同文住宅)都是中国业主合作的结晶，鸿达的外滩14号也是最好的例子。

一战后外滩建筑群经历了新一轮翻造，欧美风行的“装饰艺术风格”(Art Deco)开始流行。鸿达也选择了这种几何化的简约风格。14号的立面饰有垂直的线条，外墙仅由水泥覆盖。虽然简素外，他的设计其实精美其中，一点也不简单。

面向外滩的前厅有两道极富设计感的楼梯，铜扶手勾勒出美好的弧度，

“老师，你中午有水果吃吗？”我什么都没想，照实应了一声：“没有啊。”他把手慢慢从背后伸到我面前：“老师，吃石榴吧！”我真恨不得给自己的脑袋来一下，怎么把这茬儿给忘了呢！又

小志的眼睛一大一小，一脸憨态，特别爱笑；一笑起来，两只眼睛一大一小地弯着，看起来有些古怪。小志的作业本很特别，本子上的每个字，无论最后一笔是“横”还是“竖”，是“撇”还是“点”，是“钩”还是“提”，他都能写出“捺”的效果。所以，他的作业是一排又一排的“尾巴”连接起来的。每次，我都握着他的手写字，一遍一遍给他纠正。每次，他都仰起脸一笑，干脆地说：“我会了！”然后，继续，潇潇洒洒地“捺”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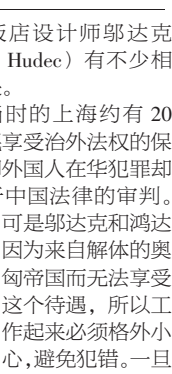
秋天到了，石榴熟了。我爱吃石榴，晶莹的石榴子儿，在舌尖滚动，唇齿稍稍用力，酸酸甜甜的汁水，顺着舌头、齿间、咽喉，舒畅下咽。

清晨，风爽爽的，我的脚步

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李商隐在《乐游原》一诗中的这一句，流传千古。有人说诗句悲观，也有人说作者热爱生活，只是有点“苦志”，都有道理。触景生情嘛！作者是什么心情就抒发什么心情，无可非议。问题是咱后人引用时思想的野马往哪里奔驰，那就不能让诗人负责，只能由我们自己承担了。

如果不讲押韵的话，是不是可以把前半句与后半句前后掉换一下呢？历史的自由度似乎会容许我们斗胆来一个“∩”，把名句改为：“只是近黄昏，夕阳无限好。”前半句是“因”，后半句是“果”，积极的“黄昏观”就出来了。

从自然现象上说，如果不是“近黄昏”，是不可能“夕阳无限好”的。从个



与大门的铜艺默契呼应。这些有质感的细节也让人联想起鸿达的老家。邬达克建筑的内部也总是很耐看，他对楼梯等细部的设计更是精益求精。越看越能感受到东欧文化深厚的底蕴，也仿佛穿越时空，看见在异乡奋斗的建筑师追求完美时的殚思竭虑。

从福州路侧门进入大楼，旋转楼梯上的二楼大厅更加不落俗套。宽敞的大厅分布着近20根巨大方柱，宛如一个现代感的“神殿”。天花板由许多方格装点，每块方格都嵌有一块通透的玻璃。淡彩色的水磨石在地上拼成图案，与天花板和方柱相映生辉。

设计师似乎偏爱水磨石这种并非昂贵的材质。他在墙面上也大量使用凹凸设计的黄色水磨石，与地面浑然一体，并配以黑色水磨石勾边，打造出强烈的几何效果，这也正是

当年最时髦的“装饰艺术风格”的标志。

14号的工程曾因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而停工，拖到抗战胜利后由华人创办的华盖事务所进行修改后终于建成。但交通银行并没使用多久就将总部迁回北京。自1951年起上海总工会开始在14号办公，大楼因而更名为总工会大楼。

作为外滩历史建筑中最年轻的一员，富有现代气息的14号并不惊艳。但若结合一段时代的背景细细欣赏，便不难体察这简洁而又精致的、不俗的美丽。

外滩14号(插图:张雪飞 摄)

昨天:交通银行大楼
今天:上海市总工会大楼

建成年代:1948年
建筑师:鸿达洋行(C. H. Gonda)

地址:中山东一路14号

体人来看，在晚年，经验的积累、知识的积累肯定比青少年时期多。如果不是“知用。古人讲:“厚德载物”。一般说，年龄大的人“载”过的“物”比较多。“载物”多者，则容易养成富有包容性的“厚德”。经历过寒暑多的人，才能像春秋的孙武那样知道“暑往则寒来”，有奖不领，有官不当。经历过、目睹过很多“安”与“危”的，才容易懂得居安思危，治不忘乱。创新往往是联想出来的。按代数的排列组合，知识多了，排列组合也多，联想的机率高，创新的可能大。创新无不是对旧理念的否定或部分否定。老年人阅历丰富，经历的“肯定—否定—再肯定—再否定”比较多。否定别人的次数多，被别人否定的次数多，也才敢于否定，善于否定。“历久弥新”一说，绝不是空穴来风。

当然，晚年有个走动不便的问题。可是，走动不便会不会更有利于静思呢？创新是思想劳动，少了静思是不行的。爱因斯坦未登天而知宇宙，是站在前人肩上静思出来的。因此，无论老年还是青年，都要从积极的方位去看“近黄昏”，把“大器晚成”变为“夕阳无限好”的一抹彩霞。

小志又站在我的面前。他把手举到我眼前：“老师，这是我给你的石榴，你吃吧！”其他的同学嚷了起来：“老师，你要吧！”“老师，你吃吧！”“他早就带来了，一直在手里握着，握了半天了，上课还抓着呢！”“老师，这个石榴，他谁都不让碰！哪个老师都不给，就给你的！”……听了同学们的话，小志腼腆地笑了，两只眼睛一大一小地弯着。

我愣住了！眼前的小志，就像他写的字一样执拗。他手里的石榴，哪里还是石榴，分明是他捧给我的一颗鲜嫩纤弱的心！整整一天了，我竟然一直在厌弃这颗心，一直在推开这颗心，我干了些什么呀！

我接过石榴，轻轻剥开，放了几颗在自己的嘴里，又放了

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李商隐在《乐游原》一诗中的这一句，流传千古。有人说诗句悲观，也有人说作者热爱生活，只是有点“苦志”，都有道理。触景生情嘛！作者是什么心情就抒发什么心情，无可非议。问题是咱后人引用时思想的野马往哪里奔驰，那就不能让诗人负责，只能由我们自己承担了。

如果不讲押韵的话，是不是可以把前半句与后半句前后掉换一下呢？历史的自由度似乎会容许我们斗胆来一个“∩”，把名句改为：“只是近黄昏，夕阳无限好。”前半句是“因”，后半句是“果”，积极的“黄昏观”就出来了。

从自然现象上说，如果不是“近黄昏”，是不可能“夕阳无限好”的。从个



当年最时髦的“装饰艺术风格”的标志。

14号的工程曾因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而停工，拖到抗战胜利后由华人创办的华盖事务所进行修改后终于建成。但交通银行并没使用多久就将总部迁回北京。自1951年起上海总工会开始在14号办公，大楼因而更名为总工会大楼。

作为外滩历史建筑中最年轻的一员，富有现代气息的14号并不惊艳。但若结合一段时代的背景细细欣赏，便不难体察这简洁而又精致的、不俗的美丽。

外滩14号(插图:张雪飞 摄)

昨天:交通银行大楼
今天:上海市总工会大楼

建成年代:1948年
建筑师:鸿达洋行(C. H. Gonda)

地址:中山东一路14号

体人来看，在晚年，经验的积累、知识的积累肯定比青少年时期多。如果不是“知用。古人讲:“厚德载物”。一般说，年龄大的人“载”过的“物”比较多。“载物”多者，则容易养成富有包容性的“厚德”。经历过寒暑多的人，才能像春秋的孙武那样知道“暑往则寒来”，有奖不领，有官不当。经历过、目睹过很多“安”与“危”的，才容易懂得居安思危，治不忘乱。创新往往是联想出来的。按代数的排列组合，知识多了，排列组合也多，联想的机率高，创新的可能大。创新无不是对旧理念的否定或部分否定。老年人阅历丰富，经历的“肯定—否定—再肯定—再否定”比较多。否定别人的次数多，被别人否定的次数多，也才敢于否定，善于否定。“历久弥新”一说，绝不是空穴来风。

当然，晚年有个走动不便的问题。可是，走动不便会不会更有利于静思呢？创新是思想劳动，少了静思是不行的。爱因斯坦未登天而知宇宙，是站在前人肩上静思出来的。因此，无论老年还是青年，都要从积极的方位去看“近黄昏”，把“大器晚成”变为“夕阳无限好”的一抹彩霞。

小志又站在我的面前。他把手举到我眼前：“老师，这是我给你的石榴，你吃吧！”其他的同学嚷了起来：“老师，你要吧！”“老师，你吃吧！”“他早就带来了，一直在手里握着，握了半天了，上课还抓着呢！”“老师，这个石榴，他谁都不让碰！哪个老师都不给，就给你的！”……听了同学们的话，小志腼腆地笑了，两只眼睛一大一小地弯着。

我愣住了！眼前的小志，就像他写的字一样执拗。他手里的石榴，哪里还是石榴，分明是他捧给我的一颗鲜嫩纤弱的心！整整一天了，我竟然一直在厌弃这颗心，一直在推开这颗心，我干了些什么呀！

我接过石榴，轻轻剥开，放了几颗在自己的嘴里，又放了

换个角度看“近黄昏”

邓伟志

识越多越反动”，那一定知识越多越有用。古人讲:“厚德载物”。一般说，年龄大的人“载”过的“物”比较多。“载物”多者，则容易养成富有包容性的“厚德”。经历过寒暑多的人，才能像春秋的孙武那样知道“暑往则寒来”，有奖不领，有官不当。经历过、目睹过很多“安”与“危”的，才容易懂得居安思危，治不忘乱。创新往往是联想出来的。按代数的排列组合，知识多了，排列组合也多，联想的机率高，创新的可能大。创新无不是对旧理念的否定或部分否定。老年人阅历丰富，经历的“肯定—否定—再肯定—再否定”比较多。否定别人的次数多，被别人否定的次数多，也才敢于否定，善于否定。“历久弥新”一说，绝不是空穴来风。

当然，晚年有个走动不便的问题。可是，走动不便会不会更有利于静思呢？创新是思想劳动，少了静思是不行的。爱因斯坦未登天而知宇宙，是站在前人肩上静思出来的。因此，无论老年还是青年，都要从积极的方位去看“近黄昏”，把“大器晚成”变为“夕阳无限好”的一抹彩霞。



当年最时髦的“装饰艺术风格”的标志。

14号的工程曾因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而停工，拖到抗战胜利后由华人创办的华盖事务所进行修改后终于建成。但交通银行并没使用多久就将总部迁回北京。自1951年起上海总工会开始在14号办公，大楼因而更名为总工会大楼。

作为外滩历史建筑中最年轻的一员，富有现代气息的14号并不惊艳。但若结合一段时代的背景细细欣赏，便不难体察这简洁而又精致的、不俗的美丽。

外滩14号(插图:张雪飞 摄)

昨天:交通银行大楼
今天:上海市总工会大楼

建成年代:1948年
建筑师:鸿达洋行(C. H. Gonda)

地址:中山东一路14号

体人来看，在晚年，经验的积累、知识的积累肯定比青少年时期多。如果不是“知用。古人讲:“厚德载物”。一般说，年龄大的人“载”过的“物”比较多。“载物”多者，则容易养成富有包容性的“厚德”。经历过寒暑多的人，才能像春秋的孙武那样知道“暑往则寒来”，有奖不领，有官不当。经历过、目睹过很多“安”与“危”的，才容易懂得居安思危，治不忘乱。创新往往是联想出来的。按代数的排列组合，知识多了，排列组合也多，联想的机率高，创新的可能大。创新无不是对旧理念的否定或部分否定。老年人阅历丰富，经历的“肯定—否定—再肯定—再否定”比较多。否定别人的次数多，被别人否定的次数多，也才敢于否定，善于否定。“历久弥新”一说，绝不是空穴来风。

当然，晚年有个走动不便的问题。可是，走动不便会不会更有利于静思呢？创新是思想劳动，少了静思是不行的。爱因斯坦未登天而知宇宙，是站在前人肩上静思出来的。因此，无论老年还是青年，都要从积极的方位去看“近黄昏”，把“大器晚成”变为“夕阳无限好”的一抹彩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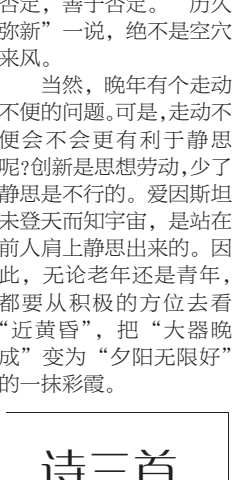
小志又站在我的面前。他把手举到我眼前：“老师，这是我给你的石榴，你吃吧！”其他的同学嚷了起来：“老师，你要吧！”“老师，你吃吧！”“他早就带来了，一直在手里握着，握了半天了，上课还抓着呢！”“老师，这个石榴，他谁都不让碰！哪个老师都不给，就给你的！”……听了同学们的话，小志腼腆地笑了，两只眼睛一大一小地弯着。

我愣住了！眼前的小志，就像他写的字一样执拗。他手里的石榴，哪里还是石榴，分明是他捧给我的一颗鲜嫩纤弱的心！整整一天了，我竟然一直在厌弃这颗心，一直在推开这颗心，我干了些什么呀！

我接过石榴，轻轻剥开，放了几颗在自己的嘴里，又放了

体人来看，在晚年，经验的积累、知识的积累肯定比青少年时期多。如果不是“知用。古人讲:“厚德载物”。一般说，年龄大的人“载”过的“物”比较多。“载物”多者，则容易养成富有包容性的“厚德”。经历过寒暑多的人，才能像春秋的孙武那样知道“暑往则寒来”，有奖不领，有官不当。经历过、目睹过很多“安”与“危”的，才容易懂得居安思危，治不忘乱。创新往往是联想出来的。按代数的排列组合，知识多了，排列组合也多，联想的机率高，创新的可能大。创新无不是对旧理念的否定或部分否定。老年人阅历丰富，经历的“肯定—否定—再肯定—再否定”比较多。否定别人的次数多，被别人否定的次数多，也才敢于否定，善于否定。“历久弥新”一说，绝不是空穴来风。

当然，晚年有个走动不便的问题。可是，走动不便会不会更有利于静思呢？创新是思想劳动，少了静思是不行的。爱因斯坦未登天而知宇宙，是站在前人肩上静思出来的。因此，无论老年还是青年，都要从积极的方位去看“近黄昏”，把“大器晚成”变为“夕阳无限好”的一抹彩霞。



当年最时髦的“装饰艺术风格”的标志。

14号的工程曾因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而停工，拖到抗战胜利后由华人创办的华盖事务所进行修改后终于建成。但交通银行并没使用多久就将总部迁回北京。自1951年起上海总工会开始在14号办公，大楼因而更名为总工会大楼。

作为外滩历史建筑中最年轻的一员，富有现代气息的14号并不惊艳。但若结合一段时代的背景细细欣赏，便不难体察这简洁而又精致的、不俗的美丽。

外滩14号(插图:张雪飞 摄)

昨天:交通银行大楼
今天:上海市总工会大楼

建成年代:1948年
建筑师:鸿达洋行(C. H. Gonda)

地址:中山东一路14号

体人来看，在晚年，经验的积累、知识的积累肯定比青少年时期多。如果不是“知用。古人讲:“厚德载物”。一般说，年龄大的人“载”过的“物”比较多。“载物”多者，则容易养成富有包容性的“厚德”。经历过寒暑多的人，才能像春秋的孙武那样知道“暑往则寒来”，有奖不领，有官不当。经历过、目睹过很多“安”与“危”的，才容易懂得居安思危，治不忘乱。创新往往是联想出来的。按代数的排列组合，知识多了，排列组合也多，联想的机率高，创新的可能大。创新无不是对旧理念的否定或部分否定。老年人阅历丰富，经历的“肯定—否定—再肯定—再否定”比较多。否定别人的次数多，被别人否定的次数多，也才敢于否定，善于否定。“历久弥新”一说，绝不是空穴来风。

当然，晚年有个走动不便的问题。可是，走动不便会不会更有利于静思呢？创新是思想劳动，少了静思是不行的。爱因斯坦未登天而知宇宙，是站在前人肩上静思出来的。因此，无论老年还是青年，都要从积极的方位去看“近黄昏”，把“大器晚成”变为“夕阳无限好”的一抹彩霞。

小志又站在我的面前。他把手举到我眼前：“老师，这是我给你的石榴，你吃吧！”其他的同学嚷了起来：“老师，你要吧！”“老师，你吃吧！”“他早就带来了，一直在手里握着，握了半天了，上课还抓着呢！”“老师，这个石榴，他谁都不让碰！哪个老师都不给，就给你的！”……听了同学们的话，小志腼腆地笑了，两只眼睛一大一小地弯着。

我愣住了！眼前的小志，就像他写的字一样执拗。他手里的石榴，哪里还是石榴，分明是他捧给我的一颗鲜嫩纤弱的心！整整一天了，我竟然一直在厌弃这颗心，一直在推开这颗心，我干了些什么呀！

我接过石榴，轻轻剥开，放了几颗在自己的嘴里，又放了

小志又站在我的面前。他把手举到我眼前：“老师，这是我给你的石榴，你吃吧！”其他的同学嚷了起来：“老师，你要吧！”“老师，你吃吧！”“他早就带来了，一直在手里握着，握了半天了，上课还抓着呢！”“老师，这个石榴，他谁都不让碰！哪个老师都不给，就给你的！”……听了同学们的话，小志腼腆地笑了，两只眼睛一大一小地弯着。

我愣住了！眼前的小志，就像他写的字一样执拗。他手里的石榴，哪里还是石榴，分明是他捧给我的一颗鲜嫩纤弱的心！整整一天了，我竟然一直在厌弃这颗心，一直在推开这颗心，我干了些什么呀！

我接过石榴，轻轻剥开，放了几颗在自己的嘴里，又放了

小志又站在我的面前。他把手举到我眼前：“老师，这是我给你的石榴，你吃吧！”其他的同学嚷了起来：“老师，你要吧！”“老师，你吃吧！”“他早就带来了，一直在手里握着，握了半天了，上课还抓着呢！”“老师，这个石榴，他谁都不让碰！哪个老师都不给，就给你的！”……听了同学们的话，小志腼腆地笑了，两只眼睛一大一小地弯着。

我愣住了！眼前的小志，就像他写的字一样执拗。他手里的石榴，哪里还是石榴，分明是他捧给我的一颗鲜嫩纤弱的心！整整一天了，我竟然一直在厌弃这颗心，一直在推开这颗心，我干了些什么呀！

我接过石榴，轻轻剥开，放了几颗在自己的嘴里，又放了